

孔 掙

掙扎

樓建南 著

現代書局

1928

人

1928 4 15 付排

1928 5 15 出版

1—1500冊

版權所有

每冊實價大洋四角

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

前 記

二十三年的青春，已經萎殘於心的苦悶之下了。只這一些兒，還保藏了我過去掙扎的遺痕。因此任是甚樣的幼稚與粗糙，也終竟經過了多次的苦厄，呈獻於一切能夠接受的朋友們的面前了。

並且謝謝，鼓勵我，幫助我，使我增加許多勇氣，得到許多便利的朋友們。我深歎我的報答是這樣使人失望。

作 者

一九二七的末日

目 錄

被忘却的人.....	1
憔悴了.....	9
老宣.....	19
酒鬼阿同和他的醜太太.....	41
報復.....	61
怯弱.....	79
秧歌燈.....	95
愛蘭.....	125

被忘却的人

S 是我祖母的內姪女，也是我叔母的從妹。在我們很寥落的幾個親戚中，她近來是一個被忘却了的人。

——S 姑娘近來不知在什麼地方？——有一天在家人團敘的夜談中，我偶而向叔母問起她來。

——她嗎？——無往而不慈悲的叔母，由我的問語，打動了她的悲感了；——這個人多半是沒了的。還是去年的暑天裏，聽說她一個人跑到 U 哥的店裏，樣子很是憔悴，一進門便頹然的坐下說，『我今天要住在這兒了。』U 哥着了慌，女人那裏好住

在店裏呢？便把她送到近傍的旅店裏。到第二天去看時，她早已不在了。茶房說，「她昨天晚上吐瀉了一夜，今天一早晨，付了房錢，叫了一輛車子走了。問她到那裏去，她說到H.D.花園去！」以後便沒有消息，多分是在什麼地方死了。

——那麼爲什麼不去找呢？

——誰願意去，外國人的地方，並且說不定是廢語呢！叔父這樣說了。

——可是也難說吧，H.D.不是相信佛教的嗎，或是到他那裏去修道了。——叔母這樣的說——但是到底外國人的地方，也沒有誰能去。

——她不會信佛的吧。我覺得像她這樣的女子，總不至於投身空門中去的。

——不，她近幾年已喫了素。自然，年紀大了，終要灰心起來的。這一夜關於她的談話便結束了。

有一天無意中來了C舅父，他委實是我的表伯，但我是這樣跟着叔家的兄弟叫他的。他在杭州做律師，很難得到上海來的，談話中我又問起S姑母來，因爲他是S姑母的親哥哥，但是他也不知她

的蹤跡，和叔母一樣，懷疑她是死了，又懷疑她做了尼姑。

——新近有友人說起，在甯波的不知那個巷裏，好像見到她的。

——那麼，爲什麼不去打探她呢？

——母親（這是我的七十多歲的小舅婆）是這樣說，我也托了人，可是還沒有回音。

——最後他說：

——如果那一年和 Y 和好了，或者也不至如此沒結局了。但母親怕她這樣大的年紀生育起來，恐要吃苦；終於不能成功。

送走了 C 舅父，我獨自回到亭子間的寢室中，上了牀終於不能入睡，如像虫豸侵蝕心頭一樣的焦灼着，勾起了蒼茫的回憶與煩惱：

在我開始入學的時候，S 姑母是我家裏的常客，那時老祖母還在着，終日的坐在廂房裏唸高王經。她對於 S 姑母是異常厭惡的，只要看見了蓬鬆着的短髮，皮鞋，便會討厭起來的。母親和老祖母一樣，也不大歡迎她。我記得她那時在南京女子師

範讀書，暑假回來，便住在我家裏，她送我一枝紅的鉛筆。又常常把着我的手描紅字本，到了晚上，坐在院子裏乘涼，便給我講些故事，所以一家之中，我是最歡迎她的。記得有一次她到校裏去，我拖住了不放她走，她終於走了，我還整整的哭了半天，母親罵我：『這種人留着她有什麼好處，父親走的時候你到一點不哭。』真的，我覺得她比父親要好的多了。雖然她的抓得很雜亂的寢室中，儘是一些我所不能看的書；雖然她一天到晚喜歡晒着太陽往外面跑；但是她嘴裏許多有趣的故事，總是使幼小的我覺得戀戀難捨的。

後來我的年齡一天天的大了，從家人們的嘴裏，我知道了她的已往的歷史：她不肯嫁人，是幾位哥哥拖了上轎的，嫁去了第一天，就和丈夫鬧了；她把鴛鴦枕上的鴛鴦剪開了，不久就離了婚。雖然鄉間那時沒有『離婚』這個名詞的，她終於離開了她的名義上的丈夫 Y。她離婚後便給人家做家庭教師，積了一點錢，又去改入了南京的女師。跑到外面去讀書，已經是很使我們 Y 縣的人驚異的。

了，何況又是女人。甚至據說，在辛亥革命以後，還投過女子北伐軍，所以把頭髮也剪去了。這樣，自然在老祖母與母親的意識中，她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怪物了。

當她們帶着輕蔑的口氣把這個歷史告訴我的時候，引起了我的崇拜英雄的心理，越覺得她是可愛了。可是從此她的蹤跡也漸漸的少了，聽說她那時到安徽去當教員。

隔了莫約五六年，又聽說她在安徽儲蓄了幾百塊錢，回到 Y 縣來，開辦了一個女學校。可是那時我已在外面了。不久，我又聽到她和一位合同辦學的紳士的女兒鬧了意見走了；以後便許久沒有她的消息。

一年以前，在 Y 縣無意中見到她，枯萎焦黃的形容，破舊的衣服，完全和數年前的她，換了一個人的樣子。數年前她鮮豔活潑的神情，已完全失却了。她的深黑的眼珠，長長的睫毛，茫然無神地在打結着的眉心之旁，無目的的向上斜視着，額上的短髮，乾潔得像枯草一般；她見我的時候很無聊的微

笑了一笑，我在這笑容中勾起對於她的寂寞的飄零的生涯的無涯的同情和悲憫，幾乎要流下淚來。她告訴我現在暫住在母親的地方，不久想到南通州去。我想起了她在社會中所受的冷酷的待遇，要用一句話來表示我的同情，只是沒有說出口來。

從此以後，完全不知她怎樣度過她的生涯。只在無意中知道 Y 被一個從妓院中討來的妾捲逃破了產，幸而 C 舅父救濟了他，在這個時候曾經準備談判重圓的問題，後來沒有成功。除了這個消息以外，便是這次差不多是最後的一個音耗。

幾個月前，母親和叔父母遊湖回來，我第一句問的是她的消息。

——死了！母親淡然的說。

——真的麼，雷波去打探過了麼？

——誰去打探，一定是死無疑的，那不過是 C 騙騙他的母親的。

——小舅婆一定很悲傷吧！——我覺得只有母愛是她最後的安慰了。

——死了便也完了。——母親雖然不懂得什

麼世風，人心之類的東西，但是對於 S 姑母之類的叛徒，是很疾惡的——她這種人那裏會有好結局，做了女人總只有生男，育女，做人家，才是本分。總之是讀了幾句書害了她了。

——真的，除了生男，育女，做人家之外，更沒有女子的去處了麼？我這樣的想着。

從此以後，S 姑娘這個人，完完全全的離開了知道她的人的記憶中了。在去年遇到她的時候，我還自負能夠同情於她的，幾次我想寫信安慰她，終於沒有做。後來聽了叔母的報告，我也曾想到 H. D. 花園去探聽，聽了 C 舅父的話也曾想到甯波去找尋，終於都沒有去。而且最後我想到那七十多歲的她的母親一定不會忘却她的，但據說她只說了一句『譬如沒有生這個女兒，』便也把眼淚自行拭去了，然則她是完全的被忘却了。她沒有作一點惡，犯一點罪，她不過想在所謂『生男，育女，做人家』之外另謀女子生存的意義，這樣她便得了苛酷的刑罰，被悲慘埋葬了一生。

憔悴了

——爸爸，買一個大蘋果來呀，要這樣大的！

早上出門的時候，五歲的女兒，追趕出來用手一裝，這樣殷勤地囑托了我。

——乖乖的，快到裏面去，別跟母親胡鬧呀。爸爸曉得了，會替你買來的；快進去！——我回過身去撫了撫她的肩頭，便匆促地走出巷口了。

自從五月來妻有了小的孩子，大的女兒便一天的憔悴起來，溫馴柔和的性情，也變成了急躁而頑皮了。在故鄉的時候，還有一班鄰家的孩子，作長日的遊伴，一塊兒鬧着玩着，有時同別的孩子

吵了嘴，哭着回來；但不多一會兒，依舊是很和睦地攪在一起了。

——啊，爸爸來啦。——我因為妻的生產，匆匆從 S 埠趕回故鄉，走近家時，已看見女兒站在門口高聲呼喚起來，伸開了兩手，向我跑來，抱住了我的腿兒。她梳着兩條小辮，比前次見時已長高了許多，只是面色似乎有些枯萎。我攜着她的小手走進門口，她一面拉着我跑，一面仍然大聲歡呼着報告她的母親和祖母。與家人們一一相見以後，她倚在我的身邊告訴我：

——媽養了一個小妹妹，這麼大，紅胖胖地真好看；——她用兩手裝着，又告訴我——我同娘娘一塊兒睡覺，不跟媽了。——說時，很有些黯然的樣子，雖然她是用不跟媽媽了，大了的矜驕的語氣說的，然而我總是覺得她的音浪有點兒黯然的。

妻還睡在牀上，臉色很蒼白，連嘴唇也沒有一點紅意，髮是蓬着，兩太陽上黏着小藥膏。她把睡在肘下的嬰兒，抱出來給我看，透露着笑容，低下頭在紅得像成熟已久的林擒的小臉龐上吻了一吻

。大女兒倚在我的膝蓋上，兩眼楞楞地直視着她母親和妹妹，我伸手撫摩着她柔軟晶黑的頭髮：

——小妹妹你歡喜麼？

——歡喜的，爸爸，她大起來要叫我姊姊呢。

——以後你要乖點，大大了，做姊姊了。

——啊，她可苦了，剛產的幾天，站在房門口眼楞楞的凝視着我。鄰家的孩子來招伴也不去，話也不愛說，飯也吃不下，終日呆木木的。

妻說的時候，她的小臉上很有點兒自悲的樣子，強着辯說。

——我跟娘娘好，娘娘待我好。

我的心頭禁不住一陣陰鬱，『寂寞的孩子！』——這樣的在腦裏一閃，兩眼便有些酸楚。於是我想，我可不要讓孩子太寂寞了。但是妻的身體太弱，天天躺在牀裏不能起來，孩子一天到晚跟着我，帶來的一點糖菓也喫厭了，一疊畫報也看倦了，鄰家的孩子上學去了，可憐的女兒，長是和我糾纏着。有時我正有點兒工作在做，或是看點兒書，或是寫點什麼，但她總是『爸爸！爸爸！』的鬧

個不休，把我正在凝注的神思撩亂了。

——不要鬧，停一會爸爸給你玩吧。

那天晚上我罵了幾次總是騙不開去，我便惱怒了，把擱在案上的手肘一推，恰恰的撞在她的唇上，脆薄的唇皮在齒上猛烈的突擊，便流出血來，高聲的哭了，母親把她抱了撫慰着，我的兇暴的餘怒還沒有消盡，惡狠狠的罵了一頓。孩子的小手摩着唇上的血，哭鬧得更是厲害，母親抱她去睡了。我重新繼續工作時，立刻覺到自己的殘暴的行爲，而深深的悔恨起來。

這樣殘忍的手段是用在一個無抵抗的弱小的孩子身上的嗎？我怎麼卑劣到這樣的地步了呢？我平時不是反對父權制的麼？然而我會對自己的孩子施用這樣的威權了。——我咒咀着自己，深深地失悔着，心胸便感着異常的難過，再也不能把原來的工作繼續下去了。我從座中站起，走到母親的寢室，母親坐在床邊吸着煙，埋怨我不該打得她這樣厲害。我沒有話說，撩起了蚊帳看時，她已經安靜地睡倒了，一只手枕着頭，側弓了身子，呼呼地熟